

從軍行

吳崇蘭

國仇家恨最難忘

那神聖的八年抗日戰爭，是血與淚交織寫成的歷史。而我的家族，在那個苦難的時代中，也沾滿了血與淚。那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事情，我曾經親眼看見，我曾經親身經歷，於今回憶，心

中猶覺悸動慘然，猶覺悲從中來，猶憤慨難抑。我不能忘記，我那風和日暖、麗日春花的故鄉宜興，在日機的轟炸下，變成一片瓦礫。以及從瓦礫堆中被人救出的我的奶媽底神經質的慘白的臉。

我不能忘記我那冬日圍爐坐談，夏日笙歌滿堂的大家庭，在一剎那間變成廢墟灰燼。我的叔嬸姐妹兄弟，從此東西分散。

我不能忘記，我那熱心公益、忠信愛國的詩人父親，在淪陷區裏，被逼勒索，竟然血流長河，永逝人間。

我不能忘記，我那年邁的繼母，和我幼小的弟妹，在失去父親後怎樣以淚洗面，渡着艱苦的日子。

我不能忘記，從小和我們一起長大的表哥，怎樣在抗日巡迴藝術劇團宣傳隊工作時，於日機的淫虐下死亡。

我不能忘記我的長兄，帶着他歷年的積蓄，逃難到後方重慶，準備創辦一個喚醒國民的雜誌，卻在

重慶大轟炸時，驚得心胆俱裂，贖得孑然一身，分文莫名。從此在貧困煎熬下，終於心力交瘁，死於三十六歲的盛年。

我不能忘記，我十三歲被迫走上逃亡之路，從此在海角天涯流浪，吃盡人間辛苦，受盡人間創傷。……

我含着淚唱「泣別了白山黑水，走遍了黃河長江……」我含着淚唱「……聽，砲聲又響了，不知多少生命死亡。看，火光又起了，不知多少財產毀滅……」這都是我的親身經歷，也是八年抗戰中許多中國人的經歷啊！

國仇家恨，背負着如許沉重的血淚包袱，我滿腔幽怨，我滿腔憤激，燃燒着火一樣的熱血，我只想找個機會，到前線殺敵。

我讀着父親在我離家後第一次和最後一次為我而賦的詩：

崇女啓程赴鄂同人寵錫瑤章壯其行色
賦以致謝

小鳥初飛借羽翰，煌煌箴語警懷安。已行轉墮相思淚，臨去方知團聚歡。高唱黃河爭贈別，遠遵南海敢辭難。縱教林下傳餘韻，汗馬功名愧木蘭。





民國三十三年冬天本文作者吳崇蘭女士（中立未戴軍帽者）與中央幹校同班從軍同學在重慶復興關合影。

接崇蘭女自卻來函訴苦 賦此

鴻鵠往返太遲遲，惆悵西風
季女飢。夢繞巫山憐弱息，
書來蜀道訴窮羈。客中金盡
歸何黨？掌上珠還未有期。
尚幸蒼天能默佑，平安一
一慰相思。

那離家遠行的一幕，以及那一段相思的日子，全到了眼前。我酸淚如泉，我熱血澎湃。恨不得立即走上戰場，肩起刀槍，與敵人一拼死活。

十萬青年十萬軍

民國三十三年，我考進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的交通管理科，中央幹部學校是一個初創的學校，設在四川重慶的復興關上。這個學校，除了生活軍事化之外，學業方面，與普通的大專無異，由於課程排列的緊湊，和寒暑假的縮短，我常聽主持校政的蔣教育長經國先生和副教育長胡軌先生說過：我們兩年所學，要抵上大專的三年，甚或四年。我進了這個學校，既解決了食宿問題，也就能專心學業。但當

時中日戰爭已到了白熱化的時候，在這危急存亡之秋，蔣委員長振臂疾呼，號召知識青年從軍。於是大專學校的師生，紛紛起來響應，從軍熱潮，如火如荼。當時有一句大家所熟知的口號：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由這個口號，可知這一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，對國難方殷的祖國影響之大。

當時幹校簽名從軍的計分三部分：即教職員、研究部、專修部，幾乎百分之百都簽了名。但是在從學校跨向軍營的一段時日中，我們這一部分，許多同學開始冷靜下來。於是，有些以身體羸弱而被剔除，有些以父母反對而作罷，有些以讀書一樣能救國而改變初衷。……最後始終不改初意而進入軍營的，男同學三十多人。而全校專修科四十二位女同學中，挺着胸，勇敢地走進軍營的，唯我一人而已。

許多從軍的同學，在踏進軍營的前夕，不再按着規矩到課室上課，而我，每天都以上最後一課的心情，加倍的努力，照常上課。由於我的「照常」，幾乎沒有同學知道我是即將走向軍營的同學底一分子。

從軍不為厭讀，愛國何須炫耀？我只是為國仇家恨，做我要做的而已。

也由於我的一切「照常」，在歡送從軍同學的集會上，英雄席上沒有我的位置。要不是有一位與我較要好的女同學說出來，歡送的同學和被歡送的從軍同學，絕不會知道我應當也是被歡送的一分子。當他們發現這個秘密時，大家為之十分驚奇，十分感動。

贈別猶記激勵語

從軍的男同學游正平在我的紀念冊上這樣寫道：「……這次的從軍，使我認識了你獨立特行的堅強意志。讓我們英勇地踏上征途吧！」

另一位從軍的男同學何尤，也在我紀念冊上題道：「我在很小的時候，由於觀察，就得知了：祇有從藏於幽靜中的石隙裏湧出來的清泉，才是潔淨無比，涼爽可人的。而且，祇有它才能永流不息。要不是這次從軍，無論相處多麼久。有許多人一至少我自己——祇能够認清你的外表，可是現在，他們正羞慚着自己眼光的淺薄。……」

至於我們當初從軍的意願和抱負，也由幾位從軍的男同學在我的紀念冊上道出：

楊尙勇：「宇宙在激變中成功了片片的史頁。人們在顛簸中抽出了血花。我們的希望不是幻想。」

王汝清：「理想驅使我們從軍，我們也願意為理想去犧牲。讓我們互相勉勵努力，互祝成功。」

尙慕周：「國恥未雪寇未平，戎馬倥傯各東西。國仇家恨拼驅報，唯願異日飲黃龍。」

黃昌熾：「唯有視險途如夷，爲了國家民族，胆敢捨身奮鬥的人，才不愧爲中華民國的子孫。」

以上幾位同學，除了尙慕周外，其餘的在抗戰勝利後都在南京的國立政治大學復學。共匪作亂，時局危急時，他們都隨國立政治大學遷去重慶，後來聽說重慶垂危時，政大師生曾經組織了一支隨軍作戰隊伍，與共匪短兵相接，都早已犧牲作古了。

從軍，對我自己來說，我已如願。我是準備着到前線去殺敵報仇、捍衛國家的。我是準備着用我的血，用我的頭顱，去換取抗戰底勝利的。我堅毅的決心，未曾爲胞姊和摯友的眼淚所動搖。我一位高中的同學好友沈淑均，在給我的信上這麼寫着：

「……我不再留你了，崇蘭，挽回一件無可挽回的事，阻攔一件無法攔住的事，那都只是白費心力。我不願叫自己這樣愚昧，雖然我內心曾有過強烈的要留住你的企圖。今天也許會是你出發的前夕，遙念遠方，我雖然整不起心情歡笑着，歌唱着爲你送行，但我還是制止了自己的自私，一次又一次我暗暗的在爲你祝福。去吧！崇蘭，去參加那陌生的新生活，去接受那新的磨鍊。在人生的大舞台上，一個堅強剛毅的獻身於自己理想的人，是了不起的好角色！人生是繼續不斷的追求，追求那永無盡的希望，是能够達到，我們不能預知。但我們必得寄放一個希望，也必得相信能够達到，因爲惟其這樣，才能給我們力量，給我們勇氣，支撐着使我們奮勉向前。人生的途程決不是平坦的，崎嶇荆棘都在所不免。但是，記着，崇蘭，在任何波折任何打擊之下，不要捐棄你的希望，希望是引導你向前的動力。希望會使你的生活變得輕快，使你的心靈充實，我滿心願你生活得好，而且願你永遠生活在希望中。……爲了一切關心我們的人，我們的幸福與災禍是相連的，切盼你爲了他人而珍惜自己！更深夜靜，捉筆凝思，真不知該寫點甚麼。我只想不再留你了，任你去吧！然而，崇蘭

，爲甚麼我不在你身邊？又爲甚麼你堅執着要遠離我們？一切究竟是爲了甚麼？你能回答我麼？

淑均一九四五·三·十四

那瘦瘦小小、細細纖纖的字跡，就彷彿沈君在我耳畔輕輕喃呢，那一份深摯的情意，我對我自己說：不管我是否能從戰場歸來，我會永記心頭。

我將我行囊中視爲珍貴的東西，分贈給我在成都的大姊及在重慶的好友，我又將一位好友陳若霞舊日贈我的一隻金戒指還給她：

「我此去從軍，生死未知，一切的身外物對我都多餘，你送給我的金戒指，請你仍收回去吧！」

「啊！崇蘭，你會一切順利，戴着它吧！戴着它，就像與我同在一起，就是……就是你有意外，你也不可與它分離……」

我還清晰的記得，我們相對無言的哭泣。我雖然未嘗英雄氣短，卻難免免女情長啊！

從復興關到綦江

我於民國卅四年三月間在復興關青年遠征軍編練總監部政工班受訓。青年軍政治部主任爲蔣經國先生。所以從學校到政工班，只不過換了一處宿舍，換了一處教室而已。這時候的政工班，已經是第三期。我所屬的一組爲文教組，文教組的學員大部分是大專以上的，知識程度較高。

政工班的生活全部是軍事化的，較之中央幹部學校更爲嚴格。三個月的訓練，從生活、技術，到課程的學習，真是沒有一點閒空。在政工班，我也交了幾個好朋友，只是在結訓時又各自西

東分散了。

我在結訓後即被分發到青年軍二零二師政治部工作。(我沒有想到我的從軍竟未到達戰場的第一線。)二零二師政治部設在重慶附近的綦江縣。綦江是個小縣城，因有一條綦江而得名。人口不多，民風淳樸。政治部設在城中心。房屋破舊，像是一個古廟改成的，政治部主任楊柏森，人胖胖的，和我們接觸的機會不多。我們直屬於政治部下面的政工隊。政工隊大隊長姓王，個子矮矮的，人很木訥，他雖是大隊長，我卻記不起他的名字來了。倒是兩個副隊長，一位叫王樹權，一位叫黃庭柱。他們給我的印象很深。王樹權個子特別高，端正正的臉，那個高高的鼻子，就像一個搓得高高光光的米粉糰，被人用手指擦了一下，有一個扁平的圓印子。他說起話來很穩重。也很有份量。黃庭柱中等個子，長方臉，下巴略光，皮膚很黑，長得並不真那麼帥，但是他那雙活溜溜的大眼睛，像會說話，很迷人。他人很衝動，說話也很有煽動性。

政工隊一共有三十人左右，人人最少都有一套本領；繪畫、跳舞、唱歌、演講、寫稿、演劇、電訊……這些人集合在一塊兒，使得這個團體多彩多姿，發出光、熱和力出來。

大致說來，政工隊分文教組、話劇組、歌咏組三組。事實上，因為人數並不很多，也很難把職務分得很清爽。就說我吧！我是編在文教組的。一到綦江，就和幾位女同志一起忙着開辦民衆學校；接洽房子，打掃清潔，安放課桌，排課程表，說服民衆前來上學……很費了一番唇舌精神

，可是等到民衆學校開學，我卻被歌咏組拉去練習唱歌，準備軍民同樂時演唱。後來話劇組要演

話劇，以喚起民衆同心抗日。我又被拉去做服裝保管。做服裝保管的人，在話劇演出前，要按照劇中人物的身份，及高矮瘦胖，出場的次數，去向附近的老百姓借衣服。演出時，要按照人物出場先後將衣服排列妥當，還有許多臨時雜事，諸如扣子掉了，衣服大了，都得縫弄。人物下場，脫下的衣服要立刻摺疊收拾，以免損壞或遺失。等到演出後，又得將衣服送到洗衣店洗燙，然后再將洗燙好的衣服原璧歸趙。我做這些事有條不紊，從來沒有損壞，也從來沒發生遺失的事。因為有借有還，逢到演戲要借衣服，非我出馬，便借不到好衣服。要是有我出面，大家都樂意幫忙，後來這件事便變成了演出話劇時屬於我的專職。我因了歌咏組和話劇組的牽扯，便無法再兼顧民衆學校。所以我幫忙開辦的民衆學校，開學和結業的照片上都沒有我的人影。

我記得第一次將演出過後的服裝拿到洗衣店去洗，我付給洗衣費後，洗衣店的老板開給我報銷的收據單，比我支付出去的洗衣費多了許多，我立刻將收據退還他，請他開一張與我支付款項相同數目的收據，他一時瞠目結舌的看看我。後來他什麼也沒有說，就換了一張收據給我。此後他再也沒有對我做過同樣的事。

政工是做的民衆與軍人之間的橋樑工作，軍隊需要民衆的協調才會打勝仗。而如何能得到民衆的協調，就在於平日在民衆的心裏建立軍人的信譽，我個人來說，我自信我那時候是做得很

好的。

我們也曾跋涉到江津，到軍部去演、唱過。一方面是慰勞軍人，同時也是為了激發軍人的士氣。

演戲中途聞敵降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，消息傳來，我們政工隊正在綦江的中山堂演出「朱門怨」。這是一個反間諜的故事，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來，正是戲演到一半的時候。宣佈這個消息的時候，一時大家都不敢相信，等到一再證實那是確實消息時，台上台下，大家都歡呼，擁抱、跳叫，像瘋狂了一樣。我在高興之餘，卻禁不住放聲大哭。

許多人圍過來關心的問我為什麼要哭？為什麼要哭？我能說什麼？從軍，我是等待着上前線殺敵報國，拋頭顱洒熱血的啊！父親要我做木蘭，我卻不是木蘭，只是似木蘭而已。況且，別人都還有個家在等着他們，而我，昔別今賦歸，卻是家已毀，人已逸，兄弟姐妹皆離散。我怎能不傷心，我怎能不哭？

抗戰勝利，在等待退伍的日子裏，我們這個「多才多藝，多彩多姿」的政工隊，仍然認真地積極工作。直到三十五年二、三月間，正式退伍返校復學。總計從政工班受訓到退伍，為時不到十個月，真正在軍政治部工作，僅只半年多的時間，我由准尉入營，退伍時，我已經以我的工作成績升為陸軍中尉。雖然沒有機會直接上前線向敵人討回血債，也算略盡自己綿力。可告慰於我父在天之靈了。